

憂國憂民一俠者：唐文標先生座談會（三）

發現張愛玲的唐文標

主持人陳萬益：

首先，要感謝邱教授捐贈唐文標的資料給清華大學圖書館，讓圖書館及台文所的師生，能夠跟大家有這樣一個溫暖的、分享唐文標一生思想行動的溫暖與感動。前兩場座談，大家逐漸有同樣的共識：我們必須重讀唐文標，我們必須促成唐文標全集的出版——這些是我們今天參與共同回顧唐文標的見證，和座談的共同心願。

這場次三位引言人，算是老中青三個世代，對於唐文標和張愛玲在台灣重新的出土，會有代表性意義的發言。每一位引言人有十五分鐘的時間。第一位是早上把這個場子弄得非常熱鬧溫暖，讓我們對唐文標這個人感動的、我年輕時就稱為「尉老師」的尉天驄先生；第二位是從很冷的東海趕到很冷的清華的周芬伶教授，周教授有唐文標與張愛玲研究的專著，在張愛玲研究學者裡面，她應該具有代表性；第三位是年輕的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，莊宜文教授，她研究三三集刊，對張愛玲的個案，可以從她這個年齡層的研讀，來發表她的感想。就先請尉老師引言。

與談人尉天驄：

我記得老友唐文標過世以後，我把一些紀念的文字，出了一本小書，叫做《燃燒的年代》，這本書裡面有一篇李黎小姐的文章，也叫做「燃燒的年代」，我把這篇文章的標題特別用來當作書名，是有意義的。今天在座黃武雄剛剛的一番談話，可以作為這特別意義的說明。唐文標走了二十多年了，我們都懷念他，我們懷念的是他在那一時代所彰顯的精神。我們在座的人今天都老了，但在那個時候，唐文標、南方朔、陳忠信、陳曉林，包括我，我們都還算年輕，四十幾歲，有的才三十幾歲，那時大家有一股既浪漫又有理想的懷抱。老唐來了以後，只要跟他接觸的人，他就像個火種一樣，把大家都燃燒起。七〇年代後期那時候所有的刊物，各種雜誌報刊，那些編輯，我們彙整一下，哪一個沒跟唐文標交往的？唐文標沒有說過他主動地要怎麼樣，但是一接觸他就會受他影響，他聽說你喜歡什麼，馬上就一包資料給你。他到處把別人燃燒起來。他有個口號：凡是女孩子，都是我的老情人，而他最喜歡講的老情人陳文茜，在回憶錄裡面就說過：「我這一生影響我最大的是唐文標。」

第二個唐文標有個老習慣，凡是我們這些老朋友生了兒子，都是他的乾兒子，黃春明的兒子是他乾兒子，我的兒子是他乾兒子，陳曉林的兒子也是他乾兒子……他就是這麼一個熱情的人。津平他們都說過，《夏潮》本來是個很小的不起眼的雜誌，後來突然辦起來了，因為唐文標到一個地方訪問碰到林俊義，就促使《夏潮》往前邁進一大步。今天可惜老林沒有來，老林在台灣燃燒出環保的問題，老林是我們、包括大陸在內，最早談生態環境、談未來學的就是他。他出了幾本書，對科技文明的反省影響很大。像老林進入了夏

潮，像津平年紀比較輕的，都被他燃燒起來了。他一個個地喚起了大家去關心這社會，關心人類，要人不要自私，諸如此類。剛剛有一位年輕的朋友問，你們這時代怎麼樣呢？回想起來，大家都在找事幹，陳曉林翻譯了那麼厚厚的兩大本書：《西方的沒落》和《歷史研究》，老唐在裡面寫眉批，兩人緊緊混在一起；南方朔寫什麼，《台灣，自由主義的最後的堡壘》。這封信，陳忠信用杭之的筆名，翻譯介紹了很多思想名著。王曉波當年也是搞保釣搞得好熱。很奇怪那年代，幾乎沒有哪個知識份子不認識唐文標，沒有幾個人能不受他影響。跟他在一起喝酒，很奇怪地他就能激發你一個思想，他不著痕跡地影響到我們七〇年代的後期。保釣以後，孝信兄講的，保釣在海外掀起一個火種，台灣有點影響，在台灣各種報紙雜誌，那些大學畢業生很狂熱，關心工人的生活，要去怎樣怎樣…形成一個普遍的浪潮。今天提一下過去那年代，讓大家做個反省。

我們中國的歷史怎麼造成的？我們台灣的現實是怎麼造成的？我們應該要來要往哪裡去？這個思考當然有不同的路，有人找右路有人找左路，大家被激發出來了，這就是唐文標的功勞，他把火種點起來了。唐文標走了，然後接著沒了多久，鄉土文學發展出來了，老實說今天很多人談鄉土文學，沒有唐文標和關傑明，沒有唐文標事件，沒有唐文標介入龍族詩刊，沒有這些東西慢慢地點起火種，鄉土文學論戰就不會發生。當時執政當局看到你們這些小鬼，開始要思想了要活動了，要不服從了，開始想壓，不管你是共產黨工農兵…都不管了，壓不住了。那時候唐文標的重要就在此。最少我這個老人，那時多年輕，我現在七十四歲，我們都老了，只有回憶當年那一段歲月，生活很苦，大家都很窮，回憶起來倒是很溫暖，活得很有勁。我問老朋友你這輩子哪一段時光過得好？不是有錢，是有理想有個抱負，有點浪漫有點虛無，是一種推我們走的力量。左派當然有一種往前進的力量，左派不全都是中國共產黨，不全都是毛澤東，它是對資本主義與城市文明造成的不公平，留個反省。當時這種運動來了，大家說左也好、不是真正的那種左吧，都起來往前走，在這種情況下大家追尋台灣的現況是如何形成的？台灣要往何處去？世界要往何處去？所以唐文標給陳曉林寫歷史研究的序，寫了很多東西，就是在討論這問題。

有人說唐文標是大左派，諸位不要忘了，保釣的時候，唐文標、劉大任跟郭松棻都是大左派。一九七四年，郭松棻跟劉大任去大陸，那時我正好在美國，他們看到大陸文革，非常失望，唐文標當然知道，他跟郭松棻、劉大任是穿同一條褲子的。我告訴大家一個祕密，後來唐文標得了癌症，還偷偷地辦了一個手續，進到大陸去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丹方給他治病。當時還見到了最支持張愛玲的柯靈，柯靈的一篇文章就講，他看到一個台灣的文人，落拓文人，因為唐文標他的衣服破破爛爛的。唐文標一看到了當時的大陸，就說：唉，不好玩，中國現在的問題很複雜。他就像，我們現在靜下來吧！當時他批評現代詩批評很多人，大家圍剿他。我認為我們一些朋友當年也是一頭熱的想法，一斧頭就改變現實，現在發現一斧頭也沒用，十斧頭沒用，一百斧頭也沒用。我們現在靜下來讀書、思考、反省。

他到最後常常講：「現在不要寫高深的論文，也不要寫啥撈子吹牛，我們看了台灣這麼多年的雜誌，哪個雜誌在文字上在語言上，最有普及的作用？要搞大家都懂，要從生活的基本去思考」所以他覺得辦一個通俗的，大家都懂的、有啓蒙作用的雜誌，它有一個代號，叫作「文星」。因為「文星」那種編法有普遍性，它比《自由中國》更有感染力。唐文標死前半年住台大醫院，我去看他，他說，我這次回去看看我的父母，如果我這次控制住我的毛病，回來我們辦文星，不是辦文星雜誌，是辦文星那樣的雜誌，你替我找房子，我老唐閉門讀書十年，你再看我老唐，唉，不要拖太晚，要重新反省自己，所以他才說要成立一個大台北學派。他是這樣的一個人。

他這人很雜很矛盾的，他常常教我們要怎樣教小孩，等他孩子生下來，他有一天跑到我家來，說老哥，我告訴你一件事，「我今天睡午覺，我家小狷用屁股坐在我胸口上跟我玩，小狷在玩的時候，『轟』一聲尿得我一臉。」他得意得不得了。有一次他去一位朋友家吃飯，一進門看到一位小姐，不瞞各位說，那是捨我而去的前女友，唐文標一看，他就說我是唐文標，再臉一拉長，說：「我是尉天驄的結拜兄弟。」眼一瞪，害得那位小姐飯都不敢吃多。他跑到我家哈哈大笑說：「唉呀，老哥，我今天替你出了一口氣。」他就是這樣一個人，非常有人性的一個人。

所以他讀張愛玲的小說，讀得非常喜歡。他也研究四〇年代的文學，不但喜歡張愛玲，也喜歡蘇青，說他的文筆好，但是他也有幾個問題，例如說在上海租借地的生活是看到希望的，張愛玲的生命也讓人看不到「希望」。他非常浪漫，爲了認識張愛玲，他就委託香港最好的朋友進入大陸，花了很多錢，把張愛玲所有資料都買出來了。（現在容我介紹這一位在座的老兄，老關！你們不要搞錯，不是批評現代詩的關傑明。）唐文標覺得，在張愛玲的書寫裡找不到路——張愛玲是李鴻章的曾外孫女，父親那麼有地位，生在那一時代如此的一名女性，她一生愛情也沒有了，一生的交往都沒有正常——唐文標長得不好看，倒非常憐香惜玉，所以他寫了「一步一步走到沒有光的地方」，張愛玲是這麼一個人，他這樣做，外面就有人犯小心眼，說唐文標想利用張愛玲發財，老天啊！唐文標什麼都會，就是不會發財，我曉得唐文標那人，要騙他是太容易了。他把資料拿出來以後，就編了張愛玲資料大全，還有個張愛玲卷，一個交給皇冠，一個交給中國時報印。那時中國時報的余紀忠跟皇冠的平鑫濤正是死對頭，正好抓到，平鑫濤打電話給余紀忠，余紀忠說我告訴你，所有報社印出來的資料，我都不要了，全都送給唐文標。唐文標打電話給我，說要把這些書送到我家來，我家樓上有違章建築，有地方放書。過了一個鐘頭，書送到他台中家裡，他搬書，那時候他癌症開過刀，細胞很脆弱，搬了不到一個鐘頭，唐夫人邱守榕打電話告訴我，老唐血管破裂，送入台中榮民總醫院。

我順便講一講現代詩的問題，唐文標他也喜歡寫現代詩，有的時候寫了歪詩我還會糗他。他說一個民族，如果沒有詩歌、沒有想像力，表示這個民族衰老了，而我們的詩大家看不懂，現代詩轉了半天，讓人懷疑那作者自己懂不懂？所以唐文標這人太浪漫，用斧頭太猛，寫了一篇〈僵斃的現代詩〉，

哇，一些詩人便像瘋狗一樣，把他罵翻了，幫他戴帽子。但是今天我回顧唐文標對現代詩的批評，我覺得那時沒有發揮影響太可惜了。你看看今天那些報紙副刊，那些詩，如果把作者的名字塗掉，你們當編輯會不會用？句子都不通！這些詩人都已經到七八十歲了，仗著一些虛名去投稿，人家小朋友不能不用嘛，他敢擋著你的卷子不用嗎？你這老年人難道不知羞恥啊？所以我們台灣沒有詩，他們的現代詩，不如中古詩。

唐文標他用心良苦，我們回顧唐文標的作品，他最喜歡法國的作家紀德，他常跟我講，紀德二十幾歲時很苦悶，寫了本《地糧》，忽然發展了一個生命法則的希望，到了六十幾歲，寫《新糧》，從《地糧》到《新糧》，不斷地反省掙扎。他最佩服紀德，所以他寫了一本書叫《我永遠年輕》。唐文標身為一個人，他不是聖人，他不是英雄，他是我們一個火種。我們那個時代就是一心和他長大起來的。我們這時代玩完了，他們都走了，南方朔、陳忠信、陳曉林、王曉波這些人，不僅是文學界的，他對文化的問題多麼熱心。所以大家看，保釣以後到七八〇年代，台灣的文化現象，多麼熱鬧蓬勃，年輕人多麼有朝氣，我們懷念那個時代。但糟糕的是我們這些老傢伙，很多人老了就開始墮落了，有名有利了就不長進，所以你們年輕人為我們那一代，也要鞭策我們，大家要開拓一個新的世界。

主持人陳萬益：

謝謝尉老師，我們只讓他熱情燃燒了二十分鐘，太少了。接著我們請周芬伶周老師來談。

與談人周芬伶：

大家好，很高興今天來到這裡，尤其看到這麼多熱情的人，還有尉老師，還是跟當年一樣，滔滔不絕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跟張愛玲的一點緣分。

一九七四年時，唐文標先生在政大教書，那年我剛好修了尉老師的明清小說。那時我們中文系的教授說白話文就是洪水猛獸，所以我們都不能夠做現代作家的研究。像我們喜歡文學的人，看到唐文標對一個現代作家做了這麼多詳盡的研究，那種興奮讓我覺得是另外一個世界、另外一個天地。後來我真正投入張愛玲研究的時候，我看到唐教授研究張愛玲，幾乎投入了他全部的生命。為什麼這麼甘願地付出十幾年的生命？當然我覺得張愛玲的磁場是有點怪，她的東西亦正亦邪，有一體的兩面，再來就是她的多面性，讓不同的人一進去，都能拿到你要的東西。我想有蠻多很好的作品都是這樣。

張愛玲還有她個人獨特的個性，她的作品非常不完整，在我們那個時候幾乎是一片空白。所以當我要研究張愛玲的時候，我的老師也跟我說不要研究，因為沒有空間了，歷來研究張愛玲的都是大師，從傅雷、胡蘭成、水晶、柯靈、唐文標，還有後來的王德威、陳芳明，更不要說還有夏志清，哪裡還有甚麼空間可以做。所以那時我沒有甚麼信心，抱著自憐自棄的方式，從最老實的方法，就是做她的年表。我剛剛去看唐文標文物，看到他寫的張愛玲年表，很有感覺。因為你真正老老實實把自己歸零，先把一個人的年表做好，

你才能夠進入他的生命裡面。所以他的治學方法很簡單，就是回復到傳統的治學方法，就是「知人論事」，你不認識這個人，你不要去談他的作品，不要談你認識他的世界。所以她的年表也是延用到我做她年表的時候，那時已經相隔二十幾年，沒有人增添過，你能相信嗎？現代文學在我做的時候，對所謂「張學」，沒有人能接得上，留下非常多的空白。我做的東西跟唐教授很接近的，我們都是從年表開始，從蒐集資料開始。我手上有一本《傳奇》的增訂本，我想他在蒐集資料時，可能跟我一樣地興奮——我會很想知道它到底增加什麼、增添了甚麼。我稍微看了一下，事實上他這些篇章，在她的第一版《傳奇》，還有增訂版的《傳奇》，它的文字是有更改的，更改的部分可能相當的多，如果找到第一版《傳奇》的話，做個對照，會發現張愛玲有增刪癖，跟普魯斯特一樣，寫一寫就是喜歡改。這個更改的過程幾乎就是你了解一個作家的開始。

唐教授給我的啓發是他文化批判的態度。當然我的老師也是一樣，以前我在上他的課時，發現他很會罵人，中文系女孩子都靜悄悄的，我們不太會罵人，但是當我後來做張愛玲，我發現我也學會了小小一點罵人的方法。可能有點受到我老師的影響吧！做學問不是只有去讚美他，你要跟他有點對話跟批判的距離，這也是法蘭克福學派講求的。我覺得唐教授他受沙特，和法蘭克福學派班雅明的影響，班雅明他發現了巴黎的流浪者，唐文標發現了上海的流浪者張愛玲，兩個人同樣的發現了一座城市。而上海是多麼特殊的城市，她是一個租界，有誰能夠把這租界描寫得最好，當然不是以一個讚美的方式，而是以文化批判的角度去談一個城市，還有這城市裡面病態的生活，作品裡面所呈現出來，這個作家跟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有關聯，這當然有他非常痛恨的部分。所以很多研究生不是帶著粉絲的心理，其實都又愛又恨地，不全然地很迷她，因為都要有一點距離的觀看，否則她的東西太強烈，很容易被她整個吸進去。

第二點，他對張愛玲的見解很多是繼承傅雷先生的思想。最大的特點是，對作品的思想、結構的分析，比如說爲什麼連環套是一個失敗的小說。他把連環套又挖出來，用各種方式討論這是個非常失敗的作品，這非常激怒張愛玲，我想張愛玲應該不怎麼喜歡唐教授，不過我想張愛玲也沒有喜歡過誰。但他是無畏地去接近她的東西，把她當年的瘡疤都挖出來，因為當時這篇作品她被罵被腰斬，他把它翻出來，之後又把傅雷的文章弄出來，這等於是在她的傷口上撒了鹽，當然她會不能接受，但我覺得他的價值也就在這裡，就是不考慮作者到底能不能接受，而是把它當成一個公案來處理。這給予我們做現代文學研究的人有非常多的幫助。

除了是一個思想的重心，另外就是很完整的一個示範方法，從年表的製作，到怎樣去把一個文學問題、文學史的公案提出來做討論。所以我們稱他是張愛玲上海文學租界的發現者，他還發現了蘇青。其實蘇青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家，我也是對這作家相當地有興趣，如果他能多活幾年的話，他對上海文學的研究會更豐富，會讓我們看到一個城市，不只是在講一個人，而是一個階段一個時期，某個城市裡面有這樣的人、這樣的作品。她是那個時代

的一個特色，在戰爭時期、在一個是非不明的時代，就有這樣的作品存在，對於我們不管是書寫的人或是研究者，都是非常大的啟發。

最後一點，張愛玲雖然看起來不太理會別人的意見，其實她非常在意別人對她的作品的看法。第一個例子是傅雷，《連環套》是她很喜歡的小說，因為傅雷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她，她自己就把它腰斬了，不寫了。你說她不在意嗎？她是很在意的。另外她又有回覆，迂迴地寫了一篇文章來回覆他，這是影響她很大的地方。我始終覺得《連環套》若讓她寫完，不會是太壞的作品，這是我自己的看法。第二個就是胡適，對她《秧歌》的肯定。本來張愛玲跟五四沒有關聯的，她跟五四走相反方向，五四是一個憂國憂民的、民族大義的傳統，張愛玲是小是小非、男女情愛的，兩者完全是不搭的，可是因為胡適的關係，她也真正敬仰了五四。所以她投入紅樓夢的研究，包括海上花的研究，都是受到胡適的影響，這裡她就跟五四有了交集。她對評論她的作家的意見，相當地在意。後來她到美國也只出版了《金鎖記》，因為傅雷只說《金鎖記》好，她對自己的作品要求很高，從來沒講過一次好話。可是她就在美國把《金鎖記》寫來寫去，因為那是獲得傅雷唯一肯定的作品，其實她是很在意的，另外還有《秧歌》，就這兩本，被肯定的東西她一再地把它改寫翻譯，想把它推到美國去，可惜並沒有成功。第三個就是夏志清，我們也知道她與夏志清的關聯，兩人一直通信到他過世前。夏志清在現代小說史裡用很大的篇幅來介紹張愛玲，這一點張愛玲是點滴在心頭的，所以她把他當成一個父兄的角色，頭痛、去拔牙齒、感冒不舒服都寫信去跟他傾訴，跟他的書信往來是很有趣味的。從這些點滴看來，我們後來的研究其實也沒甚麼太多新的看法，讓我們明白現代文學真的也很需要有一種方法論，很需要一種從零開始的作法，從資料去蒐集。當然唐教授也是會去做田野的，這些都是以前的學者都做過的，古老的治學方法都是這樣的一套，這是我今天要談的。

主持人陳萬益：

剛剛這個尉老師提到，唐文標是為張愛玲而死，周芬伶教授提到唐文標為張愛玲做年表，他對張愛玲的評論有他自己的觀點。唐文標討論張愛玲最早的一篇文章〈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〉，是引用張愛玲本人的話來討論張愛玲，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、所謂張學裡的一篇文獻。但是就我了解，國內對張愛玲的研究，可能還沒有人對唐文標在整個台灣發現張愛玲的過程裡面，他的位置與重要性。這一場次的座談，可以讓我們看到他很喜歡張愛玲，但是又從一個觀點來批判張愛玲。從今天早上的座談瞭解，唐文標的文化批判，其實在選題上，也有他自己的思考。下面緊接著是最年輕的對張愛玲研究的學者，來看距離她的時代可能比較遠一點的唐文標，在七〇年代發現張愛玲的過程，她的觀點。

與談人莊宜文：

各位大家好！今天台上的、台下的，有非常多我的師長輩。其實台上剛好有個巧合就是，尉老師、周老師，還有我都是政大出身的，兩位前輩也都

是我的老師。其實我是比較屬於研究她的影響層面的，比方說張派作家或者是張愛玲文學改編的影劇，所以我一直是有點隔著距離在看張愛玲的。因為這次座談會的關係，我重新閱讀了七〇年代的一些相關資料，我是有點帶著看戲的心情。看戲也不是在看好戲，而是很有意思地，因為張愛玲的作品總是帶給大家一種不安的心理，所以我覺得她就是一面鏡子，然後寫評論的人總是會在鏡子的折射過程當中，投射出來的不只是個人的文學觀或嗜好，甚至會逼顯出內在潛藏的一些很基本的人情世故或世界觀，而且在那樣的情況下，很多人會流露出很多的偏見，然後情緒性的好惡都非常強烈、極端，比較少人可以做到非常客觀中立，所以這面鏡子，也不能說它像是照妖鏡，而是照鏡子的人，如果本身是越情緒化、越分裂越矛盾，照出來的效果就越鮮明。

所以今天我看到周芬伶老師，我就立刻直直地看著她說，老師妳讀小團圓真的沒有很大的震撼嗎？她又再次很冷靜地跟我說還好。因為在讀完小團圓時，我覺得我的人生崩潰了，我要受不了了，然後我就寫信給比方像周芬伶老師，要確認其他的人會不會有跟我一樣非常震撼的感覺，今天透過周芬伶老師的眼神，讓我確定，真的研究張愛玲到極致時，可能會病入膏肓。所以我想，特別是在七〇年代的時候，應該是有比較早的一個張愛玲現象的爭論，比方像夏志清、水晶他們是捧張的，多半是從美學的角度為出發，像唐文標、王拓、林柏燕就是批張的，而且是比較從主題意識出發。其中唐文標是砲火最猛烈的人，他的風格也是最鮮明最獨特的，可是他內在的動機就是「因愛而恨」，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心理狀態。所以當我們回過頭來看七〇年代，那時已經很接近論爭時，它其實某些程度跟鄉土文學論戰，或是再早一點的現代詩論戰，是可以做一個結合的。我們可以看到張愛玲現象在台灣，它其實也反映出來台灣社會對她的接受，以及台灣文學在發展過程當中一些很微妙的現象，可能牽涉到國族意識和藝術技巧的探討，我想這是可以做一個連結的。

再來，我認為七〇年代批張的聲音非常可貴，因為現在張愛玲已經變成像是造神運動當中的一個偶像，這其實相當可惜。九〇年代，大陸其實對張愛玲的接受，也有過一段從質疑到逐漸接納的過程，可是當兩岸都已經漸漸少聽到批判張愛玲的聲音時，我覺得此際回過頭看唐文標當時的批評，會覺得他格外可愛、格外地有勇氣，但是很多人在看唐文標評張愛玲的時候，會給他戴上一個帽子，覺得他本身是戴著有色眼光的，因為唐文標是比較文以載道的，以他自己的話來說是「為善而美」，要朝向光明的、美好的世界，所以他總是批判張愛玲的作品是陰暗下沉的，是一個死的世界，她並沒有肩負起改造社會的道德教化，我們現在可能覺得唐文標的眼界有他的限制，但是不代表他個人帶有一些偏見，他的論點就無法成立，我們的確可以發現張愛玲是有唐文標指出的那些問題。

我不知道張愛玲是怎樣撩動唐文標的內心，那種主張以及他內在的傾向之間好像產生了一些微妙的矛盾，他這麼地批判她，其實他措詞非常地強硬，可是他這麼認真地一冊一冊翻找當時上海的期刊，希望能夠搜索出很多張愛

玲的資料，所以像這樣的分裂跟矛盾，我想一個文學研究者，一個創作者，如果沒有內在這個部分，會是很單調平凡的。但是唐文標有這樣的特色，他批張的出發點是，當時已經有一些張迷了，他希望能夠導正這樣的風氣。他形容張愛玲是罌粟花，但我覺得罌粟花是對唐文標自己來說的，有魅力但是劇毒的東西，所以他下手會格外地重。比方說，他批判〈連環套〉像是潑出來的髒水，而且他開始要討論時說「且看連環套的貨色」，結語是：「看完〈連環套〉我更清楚，這種文學就是這樣，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。」可是他寫得這麼認真，寫了一大篇。或者是他有些很情緒化、很苛刻的，他說張愛玲的人物都是「倒懸的紙製童男童女」，我覺得這其實形容得非常好，然後再來是「張愛玲世界裡的人物就是這樣蠕動著」就是在那種很變態的世界當中，所以他會有一些很妙的期許，他希望她筆下舊家庭的第三代人物，成為「新中國的好兒女」，或者是他最後會說「她替我們點出這條不能再走下去的死亡之路，使我們踏上正途」，我想他在找個冠冕堂皇讓他來研究張愛玲的理由，但其實不是很容易自圓其說。

我的觀察跟周芬伶老師也是很相近，就是我想他這些批張的文章，某方面受到傅雷的影響，比方說對陰暗的批評，然後對於張愛玲炫才的批評，或是她會用一些套語，其實是受到傅雷的影響。剛剛周芬伶老師說張愛玲很在意別人的眼光，我也是這樣認為。她會對傅雷的評價表達自己的寫作觀點，所以她寫了〈自己的文章〉，這篇文章就變成我們現在討論張愛玲作品很重要的一篇散文，或是張系國對〈色，戒〉的批評，她也特別寫文章替自己辯駁，這也是我們現在研究〈色，戒〉的一個很好的材料。她為什麼不理唐文標？我覺得她根本不屑於唐文標這樣的切入角度，其實張愛玲根本一直以來是不以為然的，也許她夠聰明到能夠看出唐文標對她由愛而恨的情緒。

在唐文標寫出了這些東西之後，很有趣的是，朱西甯、銀正雄他們也都寫了幫張愛玲說話的文章，銀正雄跟王翟是採取比較客觀的立場，其中一位比較走火入魔的是朱西甯，他是把胡蘭成跟張愛玲都神化了的作家，所以他寫了文章〈先覺者、後覺者、不覺者〉這篇文章也格外地苛刻，朱西甯的評論有時是非常犀利跟尖銳的，特別是當他碰到他覺得是「異端邪說」的對象的時候，而唐文標剛好就激勵了朱西甯來寫這篇文章。據我看朱西甯的文章，大約有八篇左右是談到張愛玲的，而這篇格外地深刻而犀利，因為朱西甯認為張愛玲是先覺者，是以敏銳的直覺走在時代之前的，他說胡蘭成是從張愛玲這邊獲得直觀的體悟，他又引胡蘭成的觀點，認為西方社會是物質的蛹，終會枯竭，而中國的哲學則是通過無而循環不息。所以他批駁唐文標只知道「有」的世界，不知張愛玲作品高妙處是承載了不可道的「常」。所以當他寫出來這篇文章之後，唐文標也非常地鬱悶，他在後來的回憶說，朱西甯一向是黨同伐異，他說，「可是我至今從來不懂何以張氏是先知者，朱氏是後知者，而我是不知者？」然後他覺得朱西甯這種玄而又玄的這種話，他無法理解。我想這也就反映出來，這兩位評論者，他們其實是全然不同的人生視野，以及全然不同的文學觀。

接下來還原到七〇年代這樣的一個文學爭論，讓我覺得《小團圓》如果

是在那個時候出版，張愛玲可能真的會引起台灣文壇的軒然大波，那時候對張愛玲的討論是這麼地激烈，而《小團圓》差不多在那時本來想要出版，整個情況可能會從本來只是民族、文藝態度的討論，演變到情慾，我們現在看小團圓都會覺得其中有些很駭人的情節，在那時他們看了可能會覺得簡直就是異端邪說，或是洪水猛獸吧！我想如果那時出版的話，會呈現一個失控的狀態，張愛玲勢必會引起更多反對的聲浪。我想這是七〇年代很有趣的現象，可是當我們到八〇年代初的時候，會發現唐文標的觀點做了相當的調整，他有點對張愛玲徹底地棄甲投降了。比方說，他甚至很痴情地說，他十年蒐集張愛玲資料，「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關風與月。」或者他甚至會說，「張愛玲的翼翼然像一個精靈穿過上海租界的大街小弄，當然有她的喜愛。」可是最後他又很分裂不同地說，「把張愛玲的破爛收集起來，我們一起收集著中國人的形象，通過他們，我們知道，中國人要站立起來，成為人的樣子。」所以，我想這個部分都呈現出來他非常可愛的地方，就是這種真性情。

我在讀唐文標作品的時候，我感覺到了他其實是個非常勇於發聲的人，他不吝於展露自己內在的分裂。而且我覺得透過這些，不管是唐文標，或者是一些與他同輩談張愛玲的文人，我看到他們的真誠無畏，相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鄉愿，大家比較不敢直言，我想這是非常值得我們珍惜的。謝謝！

主持人陳萬益：

謝謝莊教授非常客觀細緻地勾勒唐文標發現張愛玲，既愛又恨的過程。剛剛尉老師有提到，七〇年代跟唐文標一起發現張愛玲的關博文先生，今天在這，大家跟我一樣，都會希望關先生能跟我們講述一下，當年跟唐文標合作共謀的經驗，讓張愛玲再現於台灣土地的過程。

關博文：

我不會講話，他叫我做一件事，我就幫他做，其實他跟我合作什麼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倒是講另外一件事，那一年我十九歲，我第一次跟老唐見面，分手的時候，老唐跟我說「老關再見」，我聽見「老關」，覺得很怪，為什麼呢？因為廣東人一般都叫我「阿關」、「阿文」或者是沒有禮貌的「喂」，可是老唐比我大幾歲，他應該叫我「小關」。好了，以後我跟他見面，他都叫我老關，我受他影響，就叫他「老唐」。現在我六十九歲了，差不多過了五十年，從「老關」叫到「關老」了。有朋友批評我，他說以前八〇年代，中國大陸有四個現代化，現在我們人到老年，也有四化，哪四化呢？就是智識方面退化了，人體的器官老化了，氣場就髒化了，最後就等待火化了。老唐先走一步，他已經火化了，但是老唐寫的東西，現在還有清華大學會幫他好好地處理，所以我覺得，老唐還是不老。謝謝大家！

林孝信：

首先我想請教的是，我們的題目是「台灣現代文學的捍衛者－發現張愛玲的唐文標」，唐文標對台灣現代文學的捍衛，恐怕不只限於張愛玲吧！我們所知，他很早就發現楊逵。我想請教尉老師，唐文標對這方面有沒有甚麼著

述或貢獻？第二個問題是，剛才談了很多關於張愛玲，張愛玲現象的確是很有趣的現象，包括莊老師剛才提到說他可能是又愛又恨的樣子，甚至是他內心的一種人格分裂也說不定。我想了解，在座有這麼多張學的專家們，張愛玲她這樣一個作家的出現，她有沒有一個思想脈絡？剛才提到，其實張愛玲是跟三〇年代中國文學的主脈絡是不同的，譬如說從魯迅以降之類的，他們基本上都不是張愛玲這個脈絡的，這多多少少也算是唐文標之所以批判早期張愛玲的一個可能的原因。那麼她的脈絡是怎樣來的？早期我在美國閱讀這些東西的時候，有人說張愛玲有相當程度受到張恨水的影響，不曉得這個說法對不對？和她的文學有什麼關連性？這兩個問題請教大家。

與談人尉天驄：

唐文標當初研究張愛玲是從比較大的方面關懷。近代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的進入，進到中國最主要的據點就是上海，藉著上海的電影、上海的廣告、上海的一切，影響到內陸，整個生活就改變了，包括思想和觀念。而整個上海又受租界的影響，租界是絕對的生活風格的融合，有革命黨在裡面，有些人在那裡生活在洋人的砲火之下，沒有明天、過得很好。唐文標就感覺到，近代把租界寫得很多的，左派的革命的不算，他認為兩個人寫得最好 一個是張愛玲，那麼細緻，生活的各種感受，包括張愛玲寫的〈私語〉，寫她的爸爸、寫她的家族，第二個寫的好的，當然比張愛玲差一點，寫得少，就是郁達夫。他說太平天國最後打不進上海，他說接下來任何政府不把上海搞清楚，這個政府都有問題，黑社會、商業、腐敗…各種都有。老唐走了，老唐的預言成真了，現在大陸的重心在上海，上海的腐敗比從前更厲害，是不是？上海的歌廳、舞廳什麼都有，現在上海一般的年輕人都喜歡讀張愛玲，張愛玲是一個那麼可愛的女性，在那裏長大的，所以唐文標研究這個，同時他跟我講過，我們應該不光研究三〇年代的文學，我們還要研究四〇年代，四〇年代的詩、雜誌。

他為什麼寫戲劇史？中國早期資本主義是從南宋的小市鎮裡起來的，於是在明朝的小市鎮，就出現了西門慶這樣的人物，鄉村裡就出現一個宋江這裡的袁造海。唐文標說，中國的歷史要從這裡思考出來。不過老唐也很謙虛地講，我沒有這麼大的力量。他認為我們應該不要躲在小的世界裡面。他喜歡詩，他覺得我們的現代詩都在小世界裡面，借用超現實的名義，自己在那裡自我陶醉，他認為那沒有出路。為什麼他這麼想？他回來之後，搞保釣以後，台灣人在思考，台灣也終於要資本主義，台灣還面臨一個政治的問題、國際的問題，所以老唐的構思上如此，當然，他個性比較急躁，但是我可以保證的是，他對張愛玲毫無恨意。最後照顧張愛玲的莊信正，是老唐最好的朋友，莊信正也常常罵老唐不要批評張愛玲太多。還有張愛玲的《半生緣》，用了另外一個名字《十八春》發表，老唐說，你看到台灣只有十五春，我說如果保留那三春上去，國民黨可能就要給她戴紅帽子，(唐文標說)要保護她。

唐文標說我們現在研究小說，一個現代社會，偵探、犯罪、私刑，是避免不了，我們不要拿政治的教條來看結社，他說鴛鴦蝴蝶派的張恨水，要

用嚴肅的態度去研究，不僅如此，武俠小說要好好研究。他是金庸迷，他跟古龍是好朋友，古龍是我中學比我低一班的，跟陳映真同班的。他到後來，武俠小說他也蒐集，什麼都好，他自己說他是雜語，真的。邱守榕你已經知道了，你看他的倉庫什麼沒有，他就是那麼一個多才多藝的人。他有些東西沒有發表，他寫《台灣文學史導論》，他還有一篇〈台灣民變史〉，他是很普遍的；他有時候寫散文，非常現代的散文。他嗜好太多，他看書看太多、太雜，下棋也下得很好，到哪都有朋友。他用他的友誼、他的溫暖來結合大家，讓大家有個目標去共同奮鬥，唐文標是燃燒的火焰，所以我那本書叫「燃燒的年代」－諸位年輕的朋友，你們要開始燃燒了。

主持人陳萬益：

謝謝尉老師。今天的座談其實估算錯誤，應該安排兩天才夠。希望清華大學也能在很快的時間之內繼續跟大家一起發現唐文標。在結束之前，最後請這次見證儀式與座談最辛苦的館長，來進行閉幕儀式。

莊館長：

我要特別感謝所有主持人和引言人，帶動今天熱烈的討論，讓我們有更多的機會認識唐文標。當然這一切的事情可以成就，要再一次地感謝唐夫人邱守榕教授、唐公子弘人先生的慷慨捐贈。今天很特別的是在座的陳忠信先生和吳美容女士，當場帶來了很多唐文標先生的手稿跟文物；我也希望藉這機會，做個公開的徵集，各位唐先生的知交好友，如果有唐文標先生相關的手稿跟文物，非常歡迎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，我們一定會遵守我們的諾言，好好保存。如果需要進一步的相關資料，歡迎大家上清大圖書館唐文標活動的專屬網頁，有詳細的連絡方式。再一次感謝大家的參與。